

從鴉片戰爭到「新界抗英」

鴉片貿易和毒品經濟鴉片作為藥材少量徵稅進口始於明朝萬曆年間。在明萬曆 17 年(1589)關稅表中有“鴉片二斤價值銀條二個”的記載。這一時期，西洋一些國家還把鴉片當作貢品，作為專治痼疾等病癥的藥品進入中國，貿易數量不大，沒有具體的數字記錄。

自從 18 世紀以來，以葡萄牙為主的西方商人因為得在澳門租借地的地利特殊關係，是最先進行對中國的鴉片走私貿易，賺得巨大的利益。18 世紀初，為了挽回澳門海外貿易的衰頹形勢，葡萄牙有人開始往中國販運鴉片，從 1729 至 1772 年的幾十年間，是葡萄牙不法商人以澳門為據點，從印度西北海岸的葡屬租借地果亞(Goa)和達曼(Daman)源源不斷地販運鴉片至澳門，再由澳門走私進入大陸內地。

初時每年約 200 箱之數，澳門在 18 世紀初、中葉已成為鴉片輸入中國的貿易市場，鴉片走私的基地了。1773 至 1820 年，乃是葡萄牙與英國圍繞澳門鴉片市場展開激烈競爭的時期。這一段時間中的前 20 年，澳門仍然是中國鴉片走私的唯一集散地，

在 18 世紀，英國和中國的貿易逆差巨大，因此在 1773 年，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取得了鴉片貿易的獨佔權。但由於中國禁止鴉片貿易，所以公司不能直接運輸鴉片到中國。公司在孟加拉地區生產的鴉片要先在加爾各答出售，再在那裏運到中國。1794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第一艘鴉片船進入黃埔港開始，鴉片走私的中心集散地便逐漸移到黃埔港來了。從此，英國也就逐步取代了葡萄牙對華鴉片貿易的壟斷地位。

鴉片作為藥材，中國每年有少量進口，但在英國政府的提倡下，進口量激增；1831 年就達到一百多萬箱。吸食鴉片的人超過二百萬。中國由出超變為入超，1821 年至 1840 年間，英國平均每年從中國運走 500 多萬銀元，相當於清朝政府每年總收入的十分之一。英國對華的鴉片“不道德貿易”，更成為英國打開中國“閉關自守”大門的利器，亦作為平衡英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的砝碼。

從罌粟果實中割取的是生鴉片，經過必要的氧化、晾曬、脫水、挑揀等程序後，要把生鴉片放入尺寸標準統一的銅製模具中，經過揉擠，加工成鴉片球。東印度公司要求揉擠好的鴉片球，要保證淨重是 1 瑟爾。瑟爾為英制重量單位，1 瑟爾 (Sur)等於 2.05 磅。裝鴉片的長條形木箱也按統一標準打製，箱內分上、下兩

層，每層放 40 個鴉片球。一箱裝 80 個鴉片球，總淨重是 164 磅，折合成公制是 74.389 公斤。

18 世紀末，中國的對外貿易一直居於出超，每年有大量茶、絲出口，而進口的手工業品為數不多。英國是對華貿易最大的國家，1781 年至 1793 年全部輸華工業品，總值才 1,687 萬銀元，只及當時中國輸英茶葉價 10,122 萬銀元的六分之一。為了彌補中英貿易的巨大差額，英國政府於是挖空心思，不擇手段地大量發展鴉片貿易。鴉片作為藥材，中國每年有少量進口，但在英國政府的提倡下，進口量激增；1831 年就達到一百多萬箱。吸食鴉片的人超過二百萬。

由於鴉片走私的猖獗，引起大量白銀外流，使清政府感到問題嚴重。「若猶泄泄之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源片》道光十八年八月（1838 年 10 月）時任湖廣總督的林則徐向道光帝所上的一篇奏摺。道光十九年（1839），林則徐奉命到廣州禁煙。

1839 年 6 月 3 日至 25 日，林則徐將繳獲的兩萬多箱鴉片，共二百多萬斤，在虎門當眾銷燬。但當時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仍堅持走私鴉片，林則徐遂將英國商人阻於尖沙咀，不准其與中國具結進口，從事正當貿易。1839 年 7 月 7 日，英國水手酒醉上岸，在尖沙咀岸上行兇，打死了中國農民林維喜。義律拒不懲兇。7 月 14 日林則徐又令義律把新運到的鴉片繳出讓英國商人具結進口，同時交出殺人兇犯。義律再次拒絕。當時任大鵬營參將的賴恩爵奉林則徐之命，率水師船三隻駐守九龍寨。

七月二十七日午時，義律發動鴉片戰爭首戰——九龍海戰，向賴恩爵等人開炮，賴恩爵利用有利地形及防禦設施，加上將士與人民群眾的抗敵衛國的愛國精神，擊退了義律的侵略。道光皇帝恩賞賴恩爵『呼爾察圖巴圖魯』（即「勇士」之意）名號及賞戴花翎。由於林則徐禁煙雷勵風行，使英國鴉片商人聞風喪膽，不敢進入珠江洋面。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又不許義律等鴉片商人將鴉片屯積於澳門，迫使英國商船滯留於九龍尖沙咀一帶海面，待機販賣鴉片。再加上 1839 年穿鼻洋一戰後，英艦受創，逃回修理，使尖沙咀成為英商船軍艦藏蔽之所。

林則徐洞悉尖沙咀的戰略價值，於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於尖沙咀設防。建炮台以為拱衛，分別於尖沙咀、官涌興建炮台兩座，工料共銀三萬一千九百餘兩。購辦大炮五十六位，分別安裝於附近山梁。該兩座炮台，一名【懲鷹】、一名【臨衝】，並命駐守九龍的參將賴恩爵，駐守宋王台之參將張斌移兵官涌，分

派大鵬左右兩營防守，駐兵八百餘名。九龍海戰及穿鼻海戰後，官涌海戰爆發，面對英船多次挑撥，林則徐決定驅逐英船，九月十九日，英船排列海面，齊向官涌營盤開炮，賴恩爵等並力反擊。官涌之役，大小接仗六次，時間長達十日，均獲勝仗，英船逐出尖沙咀後，各散據龍鼓、筲洲、赤瀝角、長沙灣等處四散寄泊。

1840 年鴉片戰爭後，清軍戰敗，英軍佔領尖沙咀及官涌一帶，將上述兩炮台拆毀。石料運往港島作為建築材料。另外在奇力島，建築奇力炮台。該兩座炮台原位於現佐頓道之南，廣東道以東一帶，即今尖沙咀水警總部近九龍公園，及官涌球場及炮台街附近。該兩座炮台原位於現佐頓道之南，廣東道以東一帶，即今尖沙咀水警總部近九龍公園，及官涌球場及炮台街附近。百多年過去，現在只餘下官涌街及炮台街兩個街名以供懷念。

當時的英國商務監督懿律破壞中國禁煙運動，不惜發動鴉片戰爭。1840 年 6 月，以懿律為司令的英國『東方遠征軍』，包括多艘艦隻和四千士兵陸續從印度到達中國，封鎖珠江口後，沿途攻廈門、陷定海，於七月底到天津海口。鴉片戰爭開始不久，清朝道光皇帝由主戰轉向主和，於 1840 年（道光二十年）11 月派欽差大臣琦善到廣州與英軍商洽。在商洽進行中，英國對華全權代表義律于 1841 年 1 月 7 日突然指揮英軍佔領沙角炮臺（即穿鼻炮臺）和大角炮臺，強迫琦善承受英方的議和條件。

《穿鼻草約》亦作《川鼻草約》，主要內容為：

1. 割讓香港，賠款六百萬元，開放廣州為通商口岸；
2. 英軍撤出沙角、大角炮臺，歸還定海。

琦善蒙哄清政府，詭稱賠款為“商欠”，割讓香港是允許英人在外洋一小島寄居。後來廣東巡撫怡良以義律在香港發出的佈告為證，向道光帝揭參琦善。清政府不承認此約，並將琦善逮問。這個草約最後都沒有簽訂，而雙方政府亦沒有同意這個草約。

1841 年 6 月英國再派璞鼎查（即後來香港第一任港督砵甸乍）揮軍進犯中國，佔領廈門、定海、鎮江、寧波等地。八月初開到南京海面，清政府被迫投降。1842 年 8 月 29 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與英國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南京條約主要內容包括割讓香港島給英國、賠償二千一百萬元、開放五口通商等不平等項目。《南京條約》，於停泊在揚子江面上的“皋華麗”（HMS Cornwallis）艦上簽訂。

中英雙方簽訂的《南京條約》共十三款，主要內容有割讓香港島、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通商、賠款 2100 萬元(鴉片煙價 600 萬元，英商 300 萬元，英軍軍費 1200 萬元)。

“皋華麗”號是鴉片戰爭中英國遠征軍艦隊的旗艦，它載重 1,890 噸，1813 年興建於印度孟買船塢。香港跑馬地墳場內立有紀念碑，正面上刻上“本碑乃‘皋華麗’號艦上官兵及遠征軍長官所立”。另一面刻上三個死者的名字，根據文獻記載，其中海軍上尉林伊特乃於吳淞陣亡，昂艾基少校則於鎮江附近中暑死去，阿徹利上尉死於長江，死因未見記載。

1841 年 1 月 25 日上午 8 時 15 分，英國遠征軍在英軍艦「琉璜」號艦長卑路乍(Edward Belcher)的指揮下，登陸水坑口。1 月 26 日，艦隊支部司令伯麥(Bremer)，率領他的部屬，在水坑口對上的一個小山崗上，舉行了一次隆重的升旗儀式，正式宣佈佔領香港。當年英軍登陸後舉行升旗儀式的地方，被命名為佔領角(Possession Point)，即今日上環水坑口街近荷李活道附近的大笪地所在。而登陸的地點則在現時的水坑口街。水坑口街的英文名被稱為 Possession Street，即佔領街的意思。

1842 年 8 月 29 日，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到了 1843 年 6 月 26 日，英國遠征軍司令璞鼎查(即砵甸乍 Sir Henry Pottinger)被任命為香港第一任總督。南京條約簽訂後，道光皇帝大為震怒，除了將耆英問罪外，還派出奕山親王到廣東，意圖推翻條約。道光皇帝將奕山封為靖逆將軍。但奕山到達廣東後，發覺根本無力對抗英軍，只好無功而回。

清朝詩人黃遵憲曾寫下《到香港》一詩，云：水是堯時日夏時，衣冠猶是漢官儀；登樓四望真吾土，不見黃龍上大旗。

1840 年清廷奮起禁制禍國殃民的鴉片煙毒，因而引發中英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割地賠款之外，英國人繼續擴大對華的鴉片走私貿易，並將割佔得來的香港變成英商公開的鴉片貿易場所，成為鴉片對華的走私基地，以及主要的鴉片儲藏及轉運的中轉站。

1844 年(道光二十四年)7 月 3 日清朝與美國在澳門的望廈村簽訂《望廈條約》，又稱《中美五口通商章程》也是清政府與美國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中美《望廈條約》共 34 款，並附有海關稅則。

主要內容為美國在通商、外交等方面，享有與英國同等的權利。也就是說，英國

通過鴉片戰爭獲得的特殊權益，除割地、賠款外，美國全部獲得，而且在許多方面危害中國更厲：

1.協定關稅。條約規定：“倘中國日後欲將稅率變更，須與合眾國領事等官議允”。此為《南京條約》規定“協定關稅”範圍的進一步擴大，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經濟。

2.擴大領事裁判權範圍。條約規定：中國國民與美國國民發生訴訟事件，美國國民由美國領事等官員捉拿審訊，按照美國法律與慣例處理；美國國民在中國與別國國民發生爭議，“應聽兩造查照各本國所立條約辦理”，中國官員無權過問。由此，清朝對美國國民的逮捕、審訊定罪、懲治的司法權力全部喪失。

3.侵犯中國的領海權。美國兵船可以任意到中國港口“巡查貿易”，清朝港口官員須“友好”接待。停泊在中國的美國商船，清朝無從統轄。

4.規定了 12 年後可以“修約”的條款。此外，條約還同樣規定了片面最惠國待遇，如中國日後給他國以某種優惠，美國應一體均沾。

《北京條約》 = = = 強佔南九龍半島

英國強迫清政府訂立南京條約，取得香港島，賠款和一系列特權後，仍然不滿足。於 1856 年 10 月，在當時的港督寶齡支持下，藉著「亞羅號事件」，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咸豐六年（1856）九月十日，懸英旗華船亞羅（Arrow）駛入粵江，水師登船搜捕盜匪，拔英旗，拘挈水手。英領事巴夏禮（Harry S.Parkes）提出抗議，要求道歉等，兩廣總督葉名琛應付失當，中英糾紛隨之擴大。同年，法神父馬賴（Pere Auguste Chapdelaine）在廣西西林被殺，法領事要求懲辦縣官被拒，英遂乘機邀約法國共同出兵，是為英法聯軍。

咸豐七年(1857)，英法聯軍陷廣州。八年四日，佔大沽砲臺，進迫天津。六月，大學士桂良等受英人威迫與英使額爾金（Earl Elgin）法使葛羅（Baron Gros）在天津訂立條約，是為天津條約。

中英天津條約要點如下：

一、互派使節駐京。

二、規定使節及領事之地位。

三、保護傳教事業。

四、英人得在內地遊歷。

五、加開中莊、登州、臺灣、潮州、瓊州、漢口、九江、鎮江為通商口岸。

六、確定領事裁判權。

七、修改稅則。

八、每十年修約一次。

九、一年為期，在京換約。

十、賠款四百萬兩。

1860 年，羅便臣命令巴夏禮向當時的兩廣總督勞崇光交涉，要求租借南九龍，在九龍半島上劃一條直線。「自九龍炮台南附近與洋(昂)船洲極北一線相平之地起往南至尖沙咀極南行并洋船洲一地方先行租英代英國盡行掌管-----每年照議定租價紋銀伍佰兩交納地方官查收-----」。

1860 年 3 月初英國派了萬多人來華作戰。這批英軍到達港島，沒有營地居住，在當時的港督羅便臣策劃下，英軍 44 團就在尖沙咀登陸，佔據了尖沙咀。英國又逼使兩廣總督勞崇光於 1861 年 1 月 25 日簽訂合約，將兩廣總督行署基址，永租給巴黎外方傳教會興建天主堂。

1860 年英法聯軍侵佔北京，同年 10 月 24 日，清政府被迫簽訂《北京條約》，把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及昂船洲割讓給英政府。

1861 年 1 月 19 日，英國殖民者強迫四名清朝官員前往九龍舉行所謂「授土儀式」，巴夏禮將一袋盛有九龍地方泥土的交與清朝官員，讓清朝官員再將這袋泥土授給港督羅便臣，象徵將南九龍交與英國。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及北九龍半島

1894 年，日本對中國發動了甲午戰爭，清政府腐敗無能，北洋艦隊全軍覆沒，被迫於 1895 年 4 月 17 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賠款與日本二萬萬兩，割讓台灣和遼東半島，增設通商口岸等等。甲午戰爭的失敗暴露了清政府毫無能力來保衛自己的國土。各國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陰謀。1898 年 3 月 6 日，德國強迫清政府訂立租借膠州灣條約，強佔山東半島；1898 年 3 月俄國租借旅

順口和大連灣，租期 25 年。同年 7 月 1 日，英國強借威海衛及其附近海面，租期 25 年。而蓄謀擴展北九龍土地已久的香港英國當局，又用新的租借名義佔領北九龍。

早在《北京條約》簽訂以後不久的 1863 年，香港的英國官員就開始要求奪取整個九龍半島。1894 年，港督羅便臣發出第一封拓展土地信件，認為香港邊界應推至大鵬灣，並從那裡伸延到后海灣，而且還認為橫瀾、大嶼山和所有香港三英里以內的海島，均應割讓給英國。1897 年，英國通過廣州領事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戰略要地，以保衛香港的要求。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C. W. MacDonnell)向清政府總理大臣李鴻章正式提出。

於是英國亦以此為借口，聲稱為了香港的防衛問題，要求中國將九龍半島（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以及附近大小二百多個島嶼，租借給英國。

腐敗無能的清政府，既然已經同意德國、俄國、法國租借中國的土地，怎敢於反對英國政府租借中國土地的要求呢？被迫將九龍半島（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以及附近大小二百多個島嶼，租借給英國。

1898 年 6 月 9 日，《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在北京簽署，專條內容規定將新界及九龍半島租借給與英國，自 1898 年 7 月 1 日起，九十九年為限期，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止。但租金多少，未有提及，亦從來沒有交收。至此，英國通過這三個不平等條約，佔去整個香港地區。

1899 年 3 月 16 日，港英政府派出駱克，到沙頭角，與新安縣佑縣王存善勘界，3 月 18 日，在今沙頭角中英街豎立界碑。1902 年英軍會同清政府官員在大嶼山豎立界碑。界碑上分別刻有中英文字。今引寶珠潭界碑上的中文：「此界石安豎在大嶼山北方，即東經線一百一十三度五十二分。自此界石正北潮漲處起點，沿大嶼山西便一帶沿岸向北直至南頭陸地南角盡處之平線。大英一千九百零二年管帶霸林保兵艦水師總兵官力會同本艦員弁等勘明界址共立此界石」。

新界接管與鄉民的武裝反抗。為了順利接管新界，1898 年 6 月 1 英國派出港英政府輔政司駱克（J.H Stewart Lockhart）對當地的實地情況進行全面調查。駱克寫成長達 31 頁的《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簡稱《駱克報告》。駱克力主“應該在英統治下盡量維持舊中國的現狀”。

3 月 27 日，港督卜力派遣警察司梅軒利(Henry May)率人到達大埔運頭角泮涌附近的一個小山丘(今稱圓崗)搭警棚，準備接收新界。4 月 3 日，鄉民提出強

烈反對，晚間將警棚燒毀。當時新界居民在元朗成立「太平公局」，進行抵抗。屏山的鄧朝儀、鄧芳卿、鄧青雲、鄧儀石等都是太平公局的主要決策人之一。

鄧惠麟又名儀石，1899 年英軍侵佔新界時，鄧儀石與鄧菁士、屏山鄧芳卿等人參與抗英行動。

〈感懷有序〉。光緒己亥英割九龍，余與伍星池、鄧菁士等憤土地之失，辱及國家，糾合鄉民，屢戰不克，菁士受戮，星池被囚，余屋亦燬，遂挈眷遷居邑之西鄉，賦此以誌慨。休談時事觸南蠻，遁跡江湖到此間。唾面昔賢曾忍辱，保身如我盍投閒。西來紫氣開新里，東望烏雲失故山。滾滾狼煙何日淨，不堪回首九龍灣。

4 月 15 日，卜力加派警察，監督重修蓆棚，豎立旗杆，並於 16 日增調軍隊兩連，輕炮十二門，及軍艦兩艘，HMS Plover 及 HMS Starling 前往保護升旗儀式進行。4 月 16 日，英軍在大埔舉行昇旗儀式，正式宣佈接管新界。

舊大埔警署。1900 年，港英於大埔圓崗建立大埔警署，至 1941 年，該警署一直用作新界警察總部。亦曾作為水警北分區臨時設施。2010 年 9 月，港府接納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的建議，把舊大埔警署交由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營運，活化為「綠匯學苑」，內設 3 個主題園林，設立介紹舊警署和區內歷史文物的展覽，同時保留羈留室及槍房作展覽用途，又在舊警署內建立多條文物徑，介紹文化歷史建築及生態特色，以及附近的歷史文物景點。

大埔舊北區理民府。舊北區理民府約建於 1907 年，為英國租借新界後的首座民政大樓。北區理民府主要管轄荃灣以北的新界地區，負責處理地方的行政、仲裁及田土註冊等事宜。舊北區理民府高踞於名為圓崗之山丘之上，為二十世紀初典型的殖民地建築。大樓以紅磚築砌，東西立面均為磚柱遊廊，外觀優雅堂皇。建築物的內部除因員工及功能日增而曾作必要的改動外，整體上未經重大改建。房間內的典壁爐仍保存良好，為建築物帶來古樸的氣色。

大埔元洲仔前政務司官邸。官邸於 1905 年興建之時，坐落於吐露港一小島元洲仔上，原由一條基堤與陸地連接。官邸是兩層高建築，建有游廊，由石灰漿鞏固的紅磚築砌，是一座二十世紀初的典型殖民地式建築。建築物原用作當時新界理民官宿舍之用，後改為政務司官邸。在官邸另一角，曾建有一座高塔，設有塔供來往吐露港船隻使用官邸下側建有小房作僕人住所，旁有馬房，為理民官騎馬上班及巡視新界之用。山崗下設有小碼頭，供理民官乘船使用。建築物與新界民政息息相關。前政務司官邸於 1983 年 3 月 4 日被列為法定古蹟，現已改用作世

界野生生物基金會的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

1899 年 4 月 16 日，英軍在大埔舉行昇旗儀式，正式宣佈接管新界後，新界居民在元朗成立「太平公局」，進行抵抗。4 月 17 日新界居民在太平公局的指揮下，在大埔林村對英軍進行反擊，英軍被迫退至上村。4 月 18 日英軍在上村石頭圍與鄉民戰鬥，由於英軍火力強大，鄉民終被擊退。英軍取得上村勝利後，繼續進攻錦田、屏山。

1997 年 7 月 1 日，元朗八鄉鄉事委員會於昔日石頭圍舊址附近，即今八鄉公園，建立「擎天一柱回歸紀念」碑。八鄉石頭圍鄉民抗英戰鬥結束，香港政府在屏山觀廷書室設立臨時辦事處，由駱克主持善後工作。英軍取得上村勝利後，繼續向錦田、元朗一帶推進。但到達錦田吉慶圍時，錦田鄉民緊閉圍門，憑著高大的圍牆和護城河，以鋤頭和木棍與英軍對抗。

吉慶圍。鄧族於錦田原共建有五圍，分別是南圍、北圍、泰康圍、吉慶圍及永隆圍。南圍及北圍是鄧符所建，泰康圍是鄧聰等四人所建，當初並無圍牆，至康熙年間，再由鄧文蔚及鄧皆悅加建圍牆及連環門。錦田吉慶圍位於北圍斜對面，是新界最古老的建築物之一，建於明代成化年間(1465-1487)，由鄧伯經及其族人所建。至清初康熙年間，為防範盜寇入侵，再由鄧珠彥及鄧直見增建高約六米的青磚圍牆，並在圍牆的四角築起碉堡；牆高約二十呎，四周有圍牆，牆下有護河，牆基用石砌，牆身用土產青磚砌。牆身有炮眼，內寬外窄，便於移動炮位。四周彎角有炮樓，樓有炮眼，便於平射、橫射、仰射、下射。東炮樓可以照顧南、北炮樓；西炮樓可以照顧南、北炮樓。大門用鐵環連鎖式打製鑄成，頗為堅固。吉慶圍的營制，除護城河已被填平外，其他仍保持外觀。

英軍到達錦田時，錦田鄉民緊閉吉慶圍圍門，憑著高大的圍牆和護城河，以鋤頭和木棍與英軍對抗。英軍屢攻不下，以炸藥擊破吉慶圍的圍牆，衝入圍內，佔領吉慶圍。4 月 26 日，新界居民反抗英軍的運動被鎮壓，卜力報告抗英運動已經全部平息，英國對香港新界的殖民統治得以確立下來。駱克被任命兼任新界專員，還將吉慶圍及泰康圍兩度連環鐵門取走，作為對“當地人抗英的一種懲罰”。駱克將兩度鐵門獻給卜力。卜力卸任後，將連環門運回英國，裝飾其鄉間別墅。

1924 年，鄧族人士中的鄧伯裘、鄧煒堂、鄧英生等向當時的總督史塔士(司徒拔)提出請求，要求發還鐵門，交還 1899 年 4 月被英軍掠去的吉慶圍和泰康圍的兩對鐵門，以資防衛。1925 年 11 月，金文泰爵士接任港督，為了緩和 1925 年省港大罷工時香港華人對港英的不滿，英國政府被迫送回連環鐵門。幾經轉折，

鐵門才於愛爾蘭當年港督卜力的別墅內尋回。但英國人卻將泰康圍及吉慶圍的鐵門各送回一面，結果錦田村民只好將兩面鐵門都送到吉慶圍。經修復後在 1925 年 5 月 26 日正式鑲回吉慶圍。

英雄祠與英雄塚。友鄰堂亦稱英雄祠，於 1990 年重建，地下正中，設有神壇，上面供奉三面藍底金字的神位。神壇的兩旁寫有對聯：「英烈勇忠煥然千古；雄豪顯赫胡不萬年」。橫題「厥靈厥聲」。居中的神位上寫著「南陽鄧氏諸位志士之神位」，右邊神位寫有「別鄉親朋諸位志士之神位；本鄉異姓諸位志士之神位」；左面神位寫有「南陽鄧母諸位烈婦之神位；本鄉異姓諸位烈婦之神位」。每天早晚，都有專人在神位前供奉清香，以示悼念。

離開友鄰堂之後，沿車路向北行，步過水頭及水尾兩村，進入與水頭村北接雞公山下的逢吉鄉。逢吉鄉中有一間寺廟「妙覺園」。妙覺園於三十年代由鄧氏族人興建。園傍的大花園，老樹婆娑，一片清幽。園後的曠地有一個大墳，墳前橫題「西方極樂」；中問題書「義塚」；兩傍對聯分為「早達三摩地；高超六欲天」。塚前有一個石香案，刻有「同福堂」三個字。

1899 年英軍以重炮攻破吉慶圍，護圍守土犧牲的志士，肉葬於雞公山下，淒涼孤寂。直到 1934 年，同福堂才建此義塚，將骸骨安葬。祠內有一《重建友鄰堂記》，碑上文字記載有鄧族元亮祖及洪儀祖的事蹟。

英軍在大埔及上村的石頭圍遭到新界居民的激烈抵抗，但因為英軍火力太強，鄉民敗退，英軍進佔屏山觀廷書室，並以此地為指揮部，及後在屏山嶺上建有警署，以示鎮壓。港英於大埔、元朗凹頭及屏山三處，各建警署一座，派兵駐守，以作鎮壓。

屏山警署於 2001 年 9 月下旬搬出，交還與鄧族使用。2006 年 4 月 14 日原警署成為屏山鄧族文物館暨屏山文物徑訪客中心。屏山附近一帶許多自然村落組成《達德約》，辦公地點設在屏山，稱為達德公所，位於聚星樓之旁。公所的名稱源自達德約。

達德約於十八世紀前後成立，目的是保護約中各鄉村的經濟和社會資源。達德約除了屏山三圍六村外，還包括沙江圍、新舊牛礮、石埗、山廈、欖口、水邊圍、水邊村、鳳池村、橫洲鄉、大井三村、吳屋村、大井圍、新屋村、輞井圍、輞井村、龍鼓灘、掃管笏、大欖涌、田肚仔(花山)、元墩(青龍頭)、馬鞍崗、八鄉、元崗、牛徑、蓮花地、石頭圍、上村、橫台山等三十九條村落。當時的領袖為屏山鄧族二十世祖鄧瑞泰(1777-1831)。瑞泰去世後，他的第三子鄧勳猷

1812-1874)繼承為鄉約領袖，並在其倡議下於咸豐丁巳年(1857)建成達德公所，以供達德約成員聚會、祭祀之用，以及用作屏山市管理處。同治五年(1866)，達德約在公所兩側加建慰寂祠和英勇祠。分別為紀念孤苦無依者和衛約護鄉的英勇捐軀者。

1899 年 4 月，英軍武裝接管「新界」，「新界」各鄉鄉民進行武裝反抗，達德公所亦成為抗英議事場所。達德約募集款項，購買武器，組織青壯男丁，抗擊英軍。但最終為英軍所敗，許多抗英志士流血犧牲。

1933 年，屏山達德約集資修葺達德公所，重修公所時，在牆壁夾縫中發現當年抗英的烈士名單，於是為抗英義士刻石立碑，紀念碑上方一塊匾額刻有「忠義留芳」四個金色大字。上款書：「民國廿八年(1939)春初吉日」，下款為「蔡寶田偕男榮業敬題」。兩旁有一對聯：達顯英靈如在望；德成敢勇永留名。

紀念碑上面記載著的烈士、烈婦姓名，計屏山鄉 81 人，橫洲鄉 33 人，沙江鄉 18 人，長莆鄉 1 人，下岸鄉 3 人，鞍崗鄉 1 人，上村鄉 4 人，元崗鄉 4 人，台山鄉 5 人，鰲磡鄉 6 人，山下鄉 5 人，管乙鄉 5 人，懷德鄉 3 人，錦田鄉 1 人，西路疍家 3 人，共 173 人，其中婦女 11 人。有些烈婦連個正式名字也沒有，如「鄧門梁氏」、「蘇門黃氏」等等，這是當時對已婚婦女的習慣稱呼，而「興嬌林姑」、「連喜蔡姑」、「群妹黃姑」則是一些年輕姑娘的名字，死難時尚未出嫁，還保留著娘家的姓氏。

姓氏包括鄧、林、陶、蘇、李、蔡、黃、梁、楊、洪、薛、鄭、馮、莊、陳、曾、關、何、胡、莫、彭、簡、黎、駱、張、程、房、許共 28 姓，以鄧姓最多。其中有些烈士姓氏不詳，僅錄下「阿英」、「阿珠」這樣的乳名，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港英政府將毗鄰屏山的天水圍闢為新市鎮，屏山河被填平，屏山三圍六村的天然排水系統遭到破壞，達德公所水淹，水深及膝，屋頂及後牆塌陷，整個建築物岌岌可危。公所內的烈士紀念碑的左上角亦裂開為兩塊。

1997 年 4 月 19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候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訪問屏山，屏山的父老向董建華提出，達德公所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希望重修達德公所，日後作為抗英紀念館，以慰英靈。董建華同意初步維修達德公所。直至 2005 年，有關部門才開始將公所內之積水抽走，準備進行維修工程。

2013 年 12 月 23 日達德公所被列為法定古蹟，在香港賽馬會基金的贊助下，建築物的第一期修繕工程全面開始。除了完善公所內外的地下水系統，後山山坡

的護土工程外，還要復修公所本身的磚木結構。由於年代久遠，原來的結構遭到破壞，恢復 1933 年時的內外建築原貌亦有相當大的難度。重修時，在建築物首進閣樓上，發現了一塊匾額和一對木刻對聯，相信是始建公所的物件。另外還有多副於 1933 年重修公所時，各鄉送來祝賀的木刻對聯，如今重置於公所內。原日後進上正脊上的琉璃寶珠，亦在屋頂上的桁架殘件中尋獲，置回原位。整座公所的維修費用，接近一千萬元。

2018 年 6 月底，達德公所第一期修繕工程完成。7 月 2 日舉行簡單的開光儀式。屏山鄉鄧族族長，多位長老和屏山鄉民齊集公所。上午 11 時 30 分儀式開始，屏山鄉區議員鄧慶業致詞，感謝政府有關方面的支持。他說達德公所的重修是屏山鄉民的多年心願，長期以來，公所失修，頹垣敗瓦，鄉民心頭沉重不安，如今達德公所回復當年的面貌，開敞明亮，堪慰烈士英靈。接著，舉行簡單的道教儀式，由道長誦經、上香、化寶。族長與數位長老，在烈士碑前敬茶奠酒，其他鄉民亦順序上香。

屏山鄉民為了表達他們對烈士們的敬重，在碑前的拜桌上，供奉了五茶、五飯。五糕、五過湯、五生、五熟等祭品，還有金豬六頭。除此之外，按照俗例，鄉民們還為每位烈士都備了一份祭品，分別是一套紙衣服和紙鞋，分開男、女，每份祭品上寫上烈士芳名，在公所門前焚化以奉。至此，儀式結束，鄉民分享金豬，以圖吉利。

達德公所正式開放，成為「屏山文物徑」的起點，供遊人參觀。